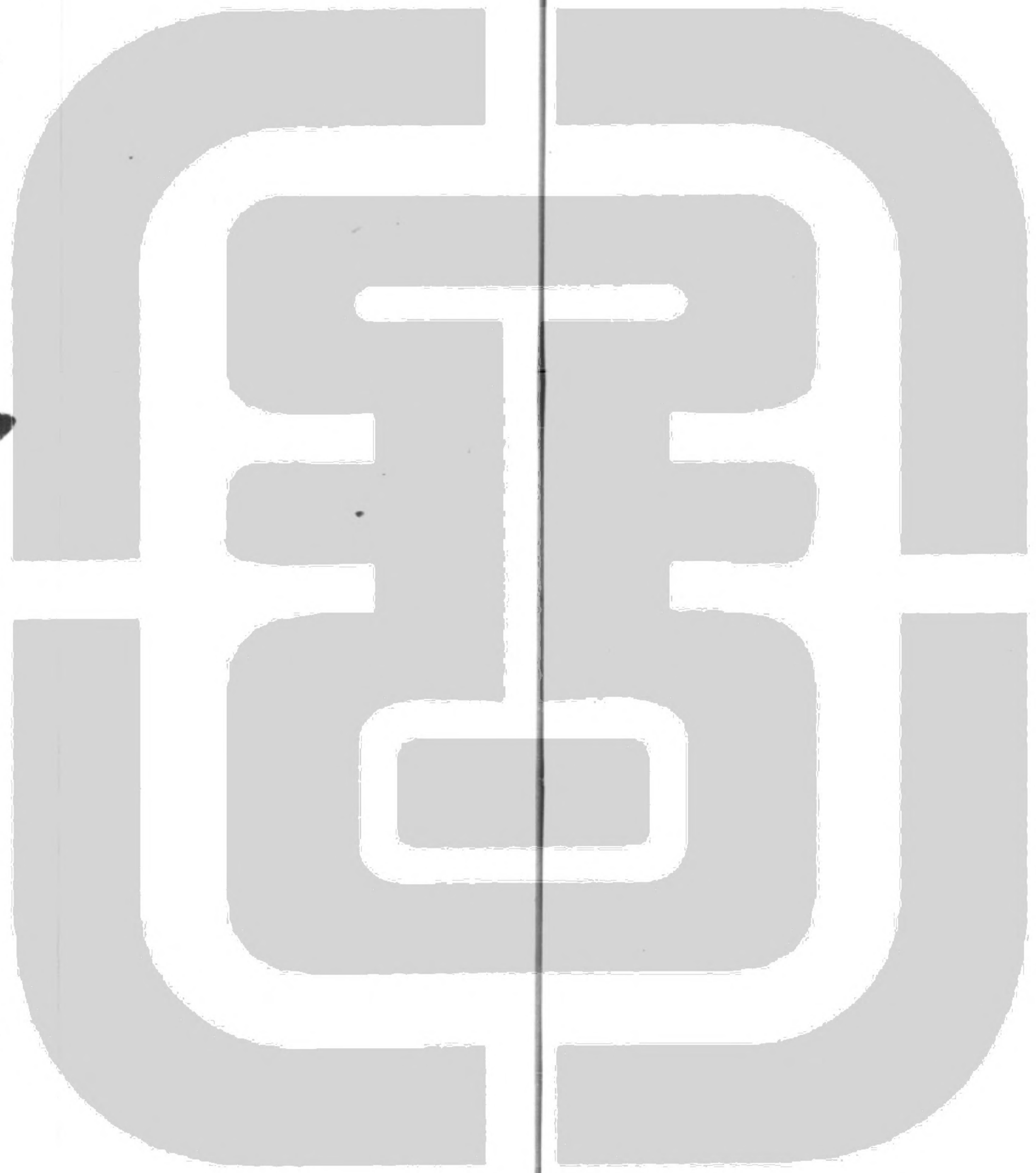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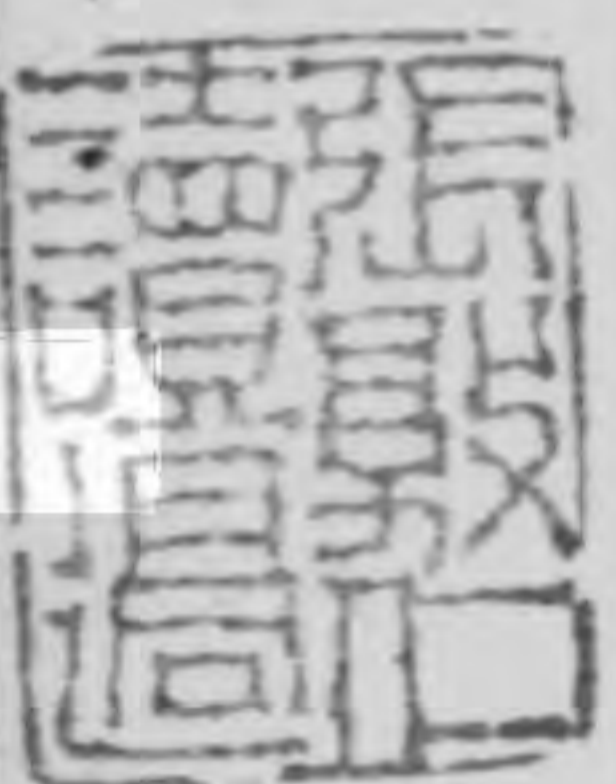
舊本有洪武本出即從之出
而程氏及按補一卷耳粵祿有
刻用出本而不精也往蕭敬
尚書為欲人校刻是書不知成
否是為張古愚舊本帝墨具佳得



羅鄂州先生

小集

七略書堂藏版



今上以聖神廣運之治聲教誕敷章于雲漢經術文章稱極盛矣迺崇儒重道異數便蕃而尊揚朱子吾新安產也集有宋諸儒之大成表朝六籍大道不顯至摛辭綴翰不獨兼擅歐曾王氏之長直追漢唐而上顧平生所亟推為文有經緯而遜謝弗及者則又同鄉之羅鄂州即鄂州之文可知已嘗論古今文章之事代殊歲積要惟原本經術而後能明體達用論世而知人舉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邇而民生日用飲食之恒遠而天下國家之繇且變鉅而虞夏殷周已來盛帝喆王制作之遺法激而昔聖昔賢所未白之隱念與所不忍遽白之情莫不發揮旁通以正人心維風俗昭被

於無窮而不侔於浮華無根之譚暫炫一時訖就漸滅如燭火之末光電影之餘照焉而始可謂之經緯之文蓋六籍之書辟諸日月之麗天珠連璧合燭八紘而徑千里若夫燦然三垣之外環列于四方者悉儲精陰陽輝映終古而與二曜並垂宇宙間故曰五星為經二十八宿為緯凡文之原本經術者皆是而鄂州固其最著者也乃當日以所存僅止於此而惜之而目之曰小集不知文之大小分於經術之淺深而不係乎卷帙之多寡鄂州之文貫幽明括遠邇微無不晰鉅無不舉雖見諸施行者未盡其用而精理為文秀氣咸采明星列宿永堪日月爭光而經緯天地奚翅元黃繪繡備黼黻之

大觀已邪而又何小之足云彼高頭巨軸盈尺等身詡詡然以著述自期者豈少哉未幾燭火電影同歸無何有之鄉矣以視鄂州其相去為何如也原集五卷前弘治中刻于喬孫文達洊更兵燹流布漸稀余特取舊本校讎補綴授諸剞劂以廣其傳俾識吾新安經術文章淵源有自而鄉里後進之士當務敦尚實學張皇大業益用以鼓吹昭代之休明而先正之餘韻流風長以不墜由朱子之語而深味鄂州之文并由鄂州之文而益沉潛反覆于朱子之微言奧義即曠百世而可以相師毋蹈以鄭君為東家丘之誚而甘為西家之愚夫也是則余區區輯錄之私心也夫同里後學程哲纂於七

略書堂時康熙癸巳立秋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歸', '又', '小', '文', '道', '又', '善', '俱', '隨']

凡例

鸚鵡洲後賦首云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感鸚鵡洲之事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則前一篇的是羅郢州作誤入小集中今為改正

趙東山書後稱小集五卷外片言不可復得今按東觀漢記序見馬端臨文獻通考汪王廟考實之文十一篇一見王伯厚所輯忠烈廟實紀一見家篁墩新安文獻志皆信而可徵又新安志序向亦失載續成補遺一卷集中宴劉尚書致語未有口號七律一首本宜移置詩類第以事文聯屬姑仍其舊

舊集題詞或稱序或稱後序今搜得前後刻共十一篇

槩稱原序惟其裔孫書後二則稱原跋至於序次悉依時代按趙新喻序云金華宋景濂既作題辭於卷端王子充又為之後序似應列趙於宋王之後但考其歲月宋王俱云洪武二年實係己酉趙則乙巳猶屬元末且子充集中亦有郡人趙汾氏新喻趙壩氏屬予序其後之語彼此互相推引而文成之先後都不可稽故不得不以歲月為斷閱者幸勿舛錯見嗤也

前賢評論舊系篇末亦有不專主某篇無可附麗而綴於本卷後或傳後者殊覺體例不一今益以宋方虛谷元洪潛夫跋爾雅翼二則本朝王新城先生三則概列首簡餘當續採增入云

羅郢州刊有狷菴集當時已散軼不傳僅存遺文一卷載小集後謹依原本編次以著二公競爽齊名之目其猶子似臣徽州新城記一篇攙附似乎不倫僭從削去舊刻字句頗有譌舛其確然無疑者輒加更定否則闕之

是集向刻于家萬亭式莊姪時吳綺園崧東巖瞻泰汪

牧庭誠張序四日倫諸君家夔州崧姪及季弟友聲鳴

皆釀金襄事後以萬亭北游訖未卒業余頃繙閱舊本

稍叅管見另為副墨授梓萬亭之刻固自不妨並行也

其中搜遺訂誤多採諸汪君文治洋度而商榷考核佐

余不逮則陳君楞山撰家姪偕柳元愈季弟友聲與有

力焉故當附書

諸家評論

宋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他時李文奏議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余作社記樸拙粗疎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為何如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

方虛谷跋爾雅翼云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下一語其精思如此小集僅文之什一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

元曹弘齋云鄂州淳安縣社壇記引據精博朱晦菴見而服之以為一集之冠

洪潛夫跋爾雅翼云爾雅翼奇書也自序為韻語蓋擬史記龜策傳而作奇文也

本朝王新城先生云宋高宗紹興內禪羅端良作帝統

孝宗淳熙內禪王才臣子後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

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

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于二百載之後又云

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于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

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顧

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覩鄂州

文集邪

又云宋淳熙初端良撰爾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間雜五

六言叶韻文甚奇肆洪炎祖為之注序之變體也端良

以淳安縣社壇陶令祠堂二記得名小集五卷宋景濂

蘇平仲為序

又云鄂州古文南渡後第一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

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創宋文憲序鄂州小集因效其

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哲按爾雅翼刻

於厚齋王公其序亦仿為韻語殆不始於宋文憲公云

韓文公去楚游楚之意然亦出於不得已
 於此處亦用賄大風存隱中又言承韓所小集因效其
 韓平中詩
 以彰文德拜覽國令師堂二言野客小集正卷末
 六言詩附文書各雜始矣
 又云字亦別時書文
 又某歌

羅鄂州小集原序



文章與天地相為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
 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
 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
 揚班或以紀載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
 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惟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
 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
 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于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
 朝五季蓋寥々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
 述作尊以為經不專于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

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為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頌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為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蓋鄂州既終于郡子澄因以所見哀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游者洪氏之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社壇記尤為世所稱頌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

理嚴詞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為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願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為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為學之一助也鄂州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師山鄭玉子美謹敘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于鄂公既卒官劉公因以是編刻寘郡齋於公平

四子集序
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于家者餘五卷不
幸一再傳而中絕遂俱亡矣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吾
郡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書
兵火後板本既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汭避地還藏書
多散失求小集于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傳本而
正其疑謬顧二家本皆前闕篇目乃為敘錄如上宋南
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愧東都惟文辭苦與世俱降
者雖能言之士叅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冊照耀先
後而慶曆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為學自三代
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艸木蟲
魚之隱蹟博攷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漢

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為文質厚中正而節
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關世教而未有無所為而為者
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
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紹代者赫然復見于當
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深
哀之而子朱子每見其文輒推讓之比聞其即世而歎
息之者其不以斯歟公早歲嘗以廕授京官矣考滿歸
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乃起倅贛州
既滿歸又七年乃得郡其于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
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為公
惜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道矣公嘗論

儒者之學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蓋未嘗及此也以公學于古人而反求諸己者類得其要如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公諱願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字子澄後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休易龍源東山趙沔子常謹書

羅君傳道鄂州使君七世諸孫也將赴官洪之靖安使其表弟汪弁奉寫本鄂州小集來校其闕誤將刻

諸官舍沔以所藏本證之去其續編之弗類者而補其闕逸以還劉公之舊昔四明王公伯厚以博洽名一世守吾郡時於鄂州遺書尤致意焉嘗與郡人方公萬里求諸羅氏得爾雅翼而刻之學官其雜著則舍劉公所編外片言不可復得矣況茲再更變故也乎併錄所序編目以歸之嗟夫吾郡先達如金忠肅程文簡汪龍溪吳竹洲方秋崖呂左史諸公文集失傳者多矣亂亾之餘安得子孫皆如傳道之克自樹立以世其家而因得重刻家集以廣其傳乎舊題後十有一年八月幾望沔再書

壘以戊子之夏哭雍郡虞文靖公于崇仁遂得與新安

趙子常定交于袞弔之頃別後子常惠書言有鄉先賢羅鄂州小集一部留他友處相遺以為好久之其人弗果致越十有八載而鄂州七世諸孫傳道來為丞於江右之靖安則子常之姻友也予以流寓南昌因得會語詢及鄂州集則兵後刻本亡矣傳道早夜兢兢焉惟先世遺書泯墜是懼求訪抄寫得所為辭賦古律詩雜著記序行錄誌銘碑箴祭文題跋奏劄表牋書啓等凡九十二篇釐為五卷迺出其囊中寫本以見示且俾為之校讎將再刻于梓壩敬受而伏讀之慨然有歎于前代文獻之盛也鄂州諱頤字端良初以世澤得官後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終于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其歷

官多善政其為學則自幼居家庭時以父兄為師友觀其所序古今長者錄可以窺其養德之有素也蘊蓄充溢本末兼具礪磨灌溉時而出之故其所著皆有以關世教厲風俗追古作者而無愧其所攄發必勾深致遠曲折條暢盡達其意之所歆至而後止其賦咏則又擬楚音而宗杜陵非若文苑之士挾偏長以鳴于世也其所告於君相者又皆忠愛之辭有遠慮而無忿激之弊與夫草茅踈闊於事情攘臂以談恢復於南北休兵講好之日者又不同矣宜乎在當時則子朱子歎美而敬服之卒于官則劉公子澄哀遺橐而亟刻之非徒以鄉里與同僚之好也然劉公名之為小集者已恨不得其

四万五九
全矣今傳道求訪於喪亂之餘所得又僅止此豈不重
可慨歎而傳道之志則君子所宜嘉尚而贊成之也金
華宗景濂既作題辭於卷端王子充又為之後序矣若
予者獨感夫十有八載之久知有此集而今乃克見之
故以區區所得於觀覽者附贅編末而歸之其傳寫之
訛者已更定畢有闕落者仍其舊刻成之後期以摹本
為寄也乙巳夏六月庚寅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楚王長
史新喻趙堦謹書

宗頤伏讀鄂州羅先生小集而有感焉兵興十五年于
茲故家文獻蕩盡子若孫泯絕弗繼紹者往隍而是子
若孫雖存然愚懦或暴橫懵不知先世文物可貴尚者

又往往而是有賢子孫而文獻又足徵者若鄂州未之
多見也予邑丞傳道暇日以家譜示予則自始祖至傳
道十有七世矣鄂州先生則其七世祖也舉宗乾道二
年進士第應官至鄂州守文章政事炫譽當時所為文
十卷刻本毀于兵傳道以泯墜先世遺文是恐是懼極
力搜訪遂得辭賦雜著記序表奏書劄五卷其忠君愛
民篤行實學俱可槩見朱文公楊文節公皆敬服之今
金華宗公濂王公禕俱重傳道之請為文于編首且為
考訂訛誤宗頤晚學若復贊美加辭焉是何異負雷門
之布鼓銜玉側之堅珉乎傳道復俾予書以入梓予聞
益有感于心蓋予五世祖清惠公歷仕宋孝光寧三朝

四十七
有所進典故辨疑二編表奏二冊及怡軒遺稿五集與
考亭朱先生往復書翰盡亡散於亂離一字無或存者
讀是集烏得不感焉愧焉何傳道之幸而宗頤之不幸
也歟清惠公與鄂州為同時且仲弟諫議公亦舉乾道
二年第又與鄂州有同年之好予不幸而不得書先公
遺文今書鄂州先生小集是又幸之甚也羅氏有賢子
孫文獻又存非先世德澤之厚能之乎傳道汲汲歆入
梓以傳不朽且其仕也廉介慎靜簡易近民又力學善
文不賢而能之乎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羅氏
十有七世矣而子孫之賢若是謂其世德之不厚可乎
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吾於傳道見之矣乙巳歲十

二月中澣豫章李宗頤謹書

有倬羅公家于歙邦幼名曰頤冠字為端良其父吏部
內外踐敷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詞章
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旣擢世科歷任縣州出刺武昌
皂蓋朱幡績用翕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卑宋室
龍興篤生哲師大名倡於前范張和之汶陽後其源二
尹導之迨于廬陵日粹以美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燄
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蕤綏變化
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轍既南涉于偏頗衰俗群趨
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詞襲謬而踵訛公挺其間
弗徇弗阿濯其孽痾障其頽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

不可以軋摩唯秦暨漢是則是倣接其遐軌而視法在
柯然而畜之不弘則動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
陰陽之交察海岳之文覈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
稗官虞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
咸區別而彙分精思力索從暮達晨立功以凝將通乎
鬼神故其形於簡翰鑰啓繭抽高雅精鍊莫之與述喬
岳嶢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丘戴冕執玉屹若山立而
異於卉裘棠溪之金美則為鏐干將之鐵百煨是適視
彼蝕鋤腐鉛夔乎不侔考亭朱子取法魯騶發人瑕類
一髮必讎獨推公文而不舍者以協理之微幽嗚呼公
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粲如列星遭時不平遂壞

于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徵懼懸黎之鏿彩慮結綠之
沉英復鏗于梓以震其聲以開其明以錡於衆聽濂也
不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搏朽壤以代礪不壓亦傾揉
敗屨以為弧莫使之弮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
區區贊述何繫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
小子知豪傑之士不為衰俗所囿而渾雄之作或當與
秦漢并洪武二年春王二月初浣翰林學士承旨兼太
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序

濂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
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邪濂曰鄂州為郡日靜春
劉先生實為侔二公相得驩甚及鄂州卒于官靜春

四十四九
撫樞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
亟哀遺橐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為小集云惟鄂
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
楊文節公尤用斂衽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社壇二
記爾雅翼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為子弟誦之
又重書以遺從子深且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
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
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下濂竊意其雄文偉論照耀
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為少今所存僅止於五卷
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縉
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哀之舊鄂州賢子孫宣明

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于
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
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焉潛溪宋濂再拜謹
記

羅鄂州小集故為書十卷鄂人嘗以刻板其州新安鄭
氏家亦有刻本歲久皆廢軼今其存者五卷其七世孫
宣明力搜訪之復得雜文若干首附于五卷之末而郡
人趙汾氏新喻趙壘氏皆為訂其譌舛乃重刻板以傳
屬予序其後羅公諱頤字端良新安人也幼穎悟強記
絕人比長落筆動萬言若不經思者既乃悚然自悔力
探精索或數月不妄作一語刊削世俗陳腐之習一取

法於秦漢蓋其學號稱宏博而其文雄深典雅幾于古矣公蚤以蔭補官紹興末調臨安府新城縣監稅又監饒州景德鎮稅尋監南岳廟非其志也乾道二年擢進士第歷知饒州番陽縣不上予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八年除通判贛州攝其守事以簡易為治贛人化之部使者列其治行以聞淳熙六年知南劍州陞辭奏疏其言剴切深中時弊孝宗嘉納之從臣又交薦其才改知鄂州既至郡上疏言鄂自古用武之地下流陽羅堡尤險要城壘皆不可不治民飢以田質穀而本息不侔宜為立其中制強盜法當死而貫之者諸州所配隸其數不實當究其數以絕姦宄瀕湖曠土新舊佃種者皆有弊

覈其實而定著之則租稅可易集民間咸獲多邊鄙良民姦人誘略以來宜聽其自言官而官出之其政事若此類多所施設而尤以勸學劭農為先久之績用大著藹然有循吏風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年四十有九十一年七月也鄂人懷其德圖像靈竹寺祠焉初公父汝楫政和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立朝有節概為時名卿及公又以文學世其家公兄弟六人兄顥顛並通判福州頡通判夔州頌知郢州弟頎通判蘄州亦皆以文學名而其後子孫復彬彬然多可稱道者故論新安之世家未有盛於羅氏者也公平生所為文

甚多此所謂小集者特存十一於千百朱文公蓋嘗深服其文有經緯而亦惜其傳之不能多也嗚呼公之於文觀其所自至誠足以自名其家而卓然其立於不朽矣列諸儒林文苑之間無足多者而史闕其傳後生晚出幾無所考非可歎哉予故序其書特述其履官行事并其家世淵源之懿蓋以補史氏之闕使讀其書者因得知其人焉其已具於吾友宋太史所序者茲不復道公所著春秋爾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干卷行于世洪武二年春三月穀旦翰林院待制金華王禕序

予里去新安不四百里自幼及長聞羅鄂州政學之名著於前代向淳安友人徐大年得其文集于趙子常氏

予切觀之留於書帙半載每與大年私論特恨不克傳諸世耳今又六七年矣茲來淮安識其孫山陽令傳道遂出示鄂州文稿編輯成集將壽諸梓嗚呼仁者之有後其在斯乎鄂州之文議論精粹意趣深遠如社壇陶令祠堂二記皆有絕人之論惜乎所幸存而未泯者此耳焉得其集盡傳于世以為矜式歟然則廣搜而博求之以備大全之美又誠有望於傳道也洪武己酉仲春朔後學嚴陵馬城

鄂州羅公為宋淳熙名臣其文章在當世已為樓宣獻朱文公諸賢所推重豈獨後世乎然其文之傳於世者僅小集五卷其全書則莫得而見矣是以士大夫惜之

近因兵變其小集又復散佚無傳豈不重可惜哉伯衡
未冠時嘗獲見于同姓伯父叅政滋污公所方舉進士
習為時文未暇太究其說也後不自揆竊弄筆學為古
文詞思得公之文以為師法求之十五六年不可得今
年會公七世孫宣明于京師始得而學之以償其素願
然不敢贊一辭也何也狐腋之温也鼎鬻之旨也非口
舌之所能形容也况宣明且圖重刻以嘉惠來學則將
家有其書而人人皆若伯衡之蒙其燠而飫其味矣又
何用贊為雖然古人之文章見于人者多矣尊而傳之
不皆其人之子孫也蓋其必可傳者雖非其人之子孫
懼其淪沒放失於兵燹之餘而遂至於磨滅無不知其

尊而共傳之矣世之人無不知其尊而共傳焉則其子
孫又當何如也然則宣明力求于既失校正而鈔梓昭
示於無窮亦賢孝之心哉吾知士大夫之惜之者將慰
喜之不暇矣宣明字傳道篤學有文今為山陽縣令以
廉能著稱蓋子孫之克肖者云洪武二年十二月四日
眉山蘇伯衡書

鄂州以公輔之器位不滿德年未五十而歿天胡嗇其
壽而獨昌其文耶先生之文範於理而雄深雅健追古
作者恨不得見其全集序爾雅翼社壇記陶令祠堂記
諸篇猶在集中可免宣獻樓公之憾抑何幸歟先生之
七世孫傳道將鈔諸梓以垂不朽其亦可謂賢子孫矣

括林公慶書

聖人沒六經絕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還述者孰不欲
襲芳貽猷傳信來葉未始匱於方策其稱者可知也左
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之號遂
令初學膠固耳評他若罔聞知愚嘗以為不必然諸子
咸師孔氏誠理至辭達可名世也即如仕績世史所錄
胡寧一士今稱輔相若蕭曹長民若龔黃之屬亦率若
無復餘子夫其然乎蓋銓藻人品宜揭其冠冕至尚友
得師靡遺可也趙錄旣南氣感文細朱呂數君子說理
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先生鄂州端良郢州端
規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則異矣鄂州之文誠齋攻

媿當家二老固稱之朱子又稱之以至于今宋太史王
忠文輩累稱而益崇噫信乎是也愚言詎非一得乎哉
舉其尤者而廁諸四家亦復奚媿理致嚴實規模爾雅
太史所謂與秦漢并知言哉至其政績可見又何嘗自
讓龔黃諸人談者睹是宜無容易矣先生之集前後彙
刊傳泯顛末具存衆敘弘治己未其十二世孫惟善等
重刻之請允明紀事輒申狂簡焉耳今集凡五卷郢州
文十一首附焉此惟善之新志也亦善圖也歲在庚申
正月上日長洲祝允明序

五月二十日身臨終...

文十一首... 重... 何... 襄... 天... 舉... 文... 數...

原跋

先鄂州鄂州二府君俱以文章妙天下俱卒于官故所作多不存惟鄂州小集五卷由鄂倅臨江劉公子澄嘗為刻梓其郡歷百四十餘年吾邑師山鄭先生子美又為序而刻之板隨燬于兵燹國朝洪武初七世孫山陽令傳道復求名公序文期欲刊布未遂而卒茲又四世矣家藏僅有錄本文達與叔氏臻兄祺卿弟文昌文輝吳泰孫麟姪惟善等懼久而泯失咸為之助復序鋟梓以廣其傳同邑王君宗植聞而喜之以弘齋曹先生手鈔舊本來示就為附其遺失正其訛誤并以鄂州遺文數篇俾附于集後嗚呼府君之文雄深雅健有古作者

四十四
之風是為當時名賢之所推服後代諸公之所珍愛不一傳刻況為之後人乎感歎之餘謹識于末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九月既望裔孫文達拜書
太史公謂其所著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以俟夫後世子雲君山之儔也故曰立言不朽行遠惟文先鄂州崛起南渡直逼西京當時聞人若劉靜春樓宣獻楊誠齋湯東澗馬碧梧咸服膺則倣不置而聞風翹企力為表章者則自郡人方虛谷洪杏庭曹弘齋鄭師山陳定宇趙東山程篁墩與夫王厚齋宋潛溪王華川楊升菴都南濠李于田諸名碩以下指不勝屈也論者又稱其志新安也簡嚴如陳承祚三國之史翼爾雅也淹博勝

陸農師埤雅之編實為確論且生平學術朱文公稱為益友周益公擬之二程區區文苑恐未足概公也予小子何足以知公觀從來所為贊述公者而公自足千古矣公三書舊有刻本字多訛闕復燬不存好古之士思睹公遺書不啻饑渴因詳考訂以授梓云天啓丙寅四月初吉從裔孫朗謹書

公書不啻如神因書其言公於法公天賦所資固
矣公三書於本府本府多始開府雖不存於古之士思
子所
蓋文風
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

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

弘齋曹涇撰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為至大
戊申歲其曾孫壻黃仲宣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前容州
文學洪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略來視使潤飾成篇待
附家傳涇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鉅遊概
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
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
不如謂公文有經緯又謂公文止此可惜邇歲湯東澗
公漢寶藏公小集每為文必讀數十百過方下筆客猝
至局篋惟謹馬碧梧公廷鸞久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

四十四
之日講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某轉求之然則存
齋之所以不亡者有在矣羅氏之先在春秋為小國隸
襄之宜城徙荆之枝江因以為氏公之先五季時自豫
章避地來歙遂為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為大家
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
諫中丞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為第五人諱願
字端良存齋其自號也幼凝重寡言資特穎異甫七歲
能為青草賦以壽父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
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蔭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
監稅連丁內外艱服闋監饒州景德鎮稅有能名乾道
元年監南嶽廟遂踵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

不樂注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判贛州遄攝州事寇攘
甫定壹以政清訟簡化美風俗為務教官劉靖之子和
官事之暇時至學宮不為倦煩縫掖生淑艾之功居多
詳刑使者剡聞于朝謂公宜在清要之選秩滿差知南
劍州陞對第一劄主於富民不為浮文切中積弊孝廟
大賞異曰卿磊落議論可采必副朕委任從臣亦交口
薦之改卑鄂州至郡上五事其一謂鄂為古來用武之
地城壁未立下流陽羅正係險要舊嘗築城僅存堆阜
宜并議築不可憚費其二謂民饑以田質穀後日乃為
准折非法至於奪田還主空立中制其三謂所收諸州
配隸強盜貸命之人久不問落頂冒實多滋長姦宄乞

下有司戒敕諸郡少駐遣發且候問落申數其四謂重湖曠土舊佃每行包占官行新佃又欠存恤宜令標立界至官鈔明與指定庶得兩便其五謂民間所雇奴婢只憑客人販到半是誘略宜令遭誘略者自言于官官為立賞追捕凡皆論病識源切證用劑一本儒術如古循良他所罷行可類推已貳車劉公清之子澄學行端飭相與勸學劬農甚力所謂令修庭戶之間而民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報政纔暮而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年甲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于紹興丙辰之三月得年僅四十九新安續志謂值早立日中精禱致疾志公之猶子任臣毅臣所共訂也鄂人繪像靈竹寺孟宗泣竹

處劉貳車為刊小集于郡喪還夫人吳氏卒明年公兄端規自鎮江請檄歸視窀穸陰陽家以西峰先壟之次為擬族黨一辭謂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樂之遂葬于是吳夫人祔四月六日也所著春秋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與小集同類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九年遠事殊併為亡是太息而止雖然豹斑鼎鬻不必求盡姑從爾雅翼漫閱一則社壇記讀之百遍公胸次所貯何可量數筆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勉也我公曾祖諱承吉贈承事郎祖諱舉贈朝請大夫父諱汝楫通奉大夫龍圖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勅封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呂氏魏國夫人王氏楚國夫人余氏魯國夫

人兄顥朝散郎顥承議郎俱通判福州頡奉議郎通判
夔州頡即端規朝奉大夫知郢州有狷菴集刊布郢鄂
二公齊名嘗聞家居講學時東西異牕鑽研各趣飯餘
酒隙已晚未燈說如交鋒謹如辯訟既定怡怡如初茲
未可與上車不落之輩同日語也弟頊朝散大夫通判
蘄州贈中散大夫子男四人縉臣孝臣欽臣皆早卒睦
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參軍女三人其一適吳文肅公
之子垌文肅竹洲先生也孫一人樸已上據文學公所
具外從人旁搜足之來示於公官階所歷所止吳夫人
封秩為何孫曾實計若干俱欠登載不敢億度念昔昌
黎伯為樊宗師誌銘即能似其語陳師錫序五代史正

荆公顯譏之某何人敢搽此筆無韓之似涉陳之庸血
指汗顏衆知之矣仲宣幸是正之仲宣名宣子自號中
山能詩為虛谷方公所稱屢攝紫陽山長事二丈夫子
世其家羅氏甥也某既自詭為傳亦并効顰為之贊曰
彼貴一品或壽期頤負乘幸免夸不償嗤官止分符五
十猶嗇公有不亡衆人不識遠而彌芬大也無垠存齋
之存其惟斯文

之存其對謀文

十餘年公事不日使人不屬意而公之大也無取亦
蘇貴一品其喜則國負事及本不計其官之公孫氏
世其家羅力魁也其時自強公亦作校驗公之贊曰
山翰有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
計其職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
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
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

羅鄂州小集目錄

卷一

符命

帝統 并序

辭

寄遠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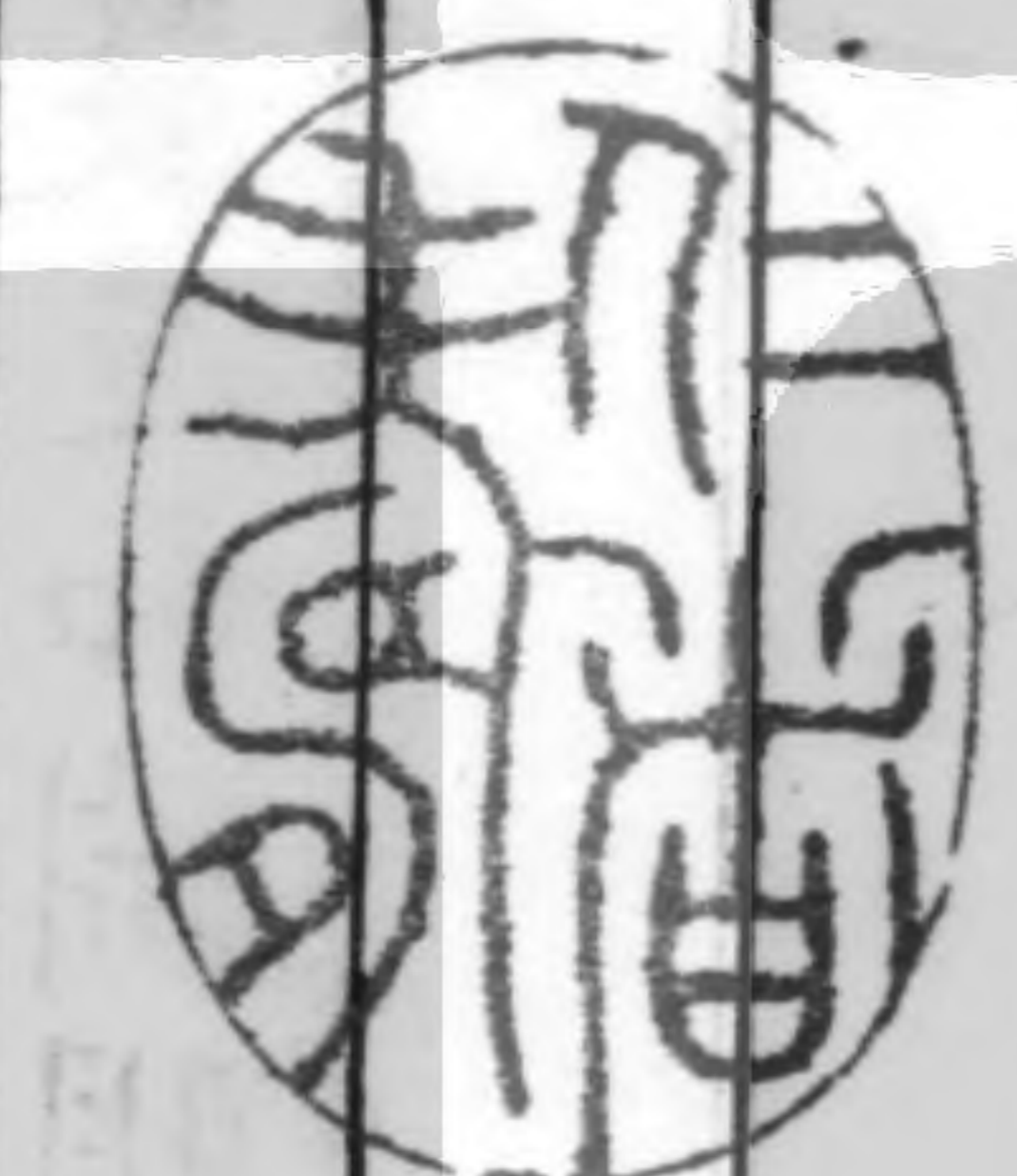
賦

鸚鵡洲後賦

鳳賦

古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題賢女舖 在南康縣南

和韶州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和汪伯虞求酒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及

眾同官五首

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鄂州勸農

律詩

望梅亭 南安軍未至庾嶺有亭名望梅兄端翔權軍事時所作

送邕州吳使君

次韻日涉園五首

虛靜堂

息齋

丹桂軒

茶巖

木瓜塢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題汪氏尊己堂

次韻楚覺先見贈

聞寺簿燕客因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二

熙首六真子堂

酬寺簿錄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奉酬李叔勤知縣覓抹莉花栽長句

次韻酬通判劉兄子澄岳陽樓見懷二首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春社禮成借用子澄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冀得致

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有倡和之篇

歌

水調歌頭 中秋和施司諫

卷二

論

湯論

說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壽王議周鼎

孝文遺詔

問

內宮問

卷三

昏問

卷三

春問

序

內宮問

爾雅翼序

古今長者錄序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張仲思字序

記

結

程儀同廟記

淳安縣社壇記

備

陶令祠堂記

卷二

小蓬萊記

卷四

城陽院五輪藏記

行錄

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臯作

安人趙氏墓誌銘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箴

文 贛州通判箴

文

愛蓮堂上梁文

祭邦知府文同堂

祭張夢錫文

祭張彥仁文同

祭施司諫文

墓誌祭勾芒文

祭都統文同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書急就篇後同

卷五

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擬進劄子

擬進劄子二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表牋

鄂州謝到任表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賀太上皇后牋

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書

上執政書

啓

上丞相啓

謝辛大卿啓

通總領趙郎中啓

回通判劉寺簿啓

回潼川劉檢法啓

生日謝詩詞啓二

語

宴留尚書致語

卷六 補遺

考

汪王廟考實十一事

序

東觀漢記序

新安志序

符命
 帝統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親
 盛事又少學于史氏讀前世封禪典引正符之篇考其
 時非有挺然絕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闔其詞
 義傳以訓詁用震眩來世臣今作帝統一篇文雖不足
 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僭陳敬藏于家其詞曰
 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已出帝赫胥尊盧
 其事蔑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蓋七十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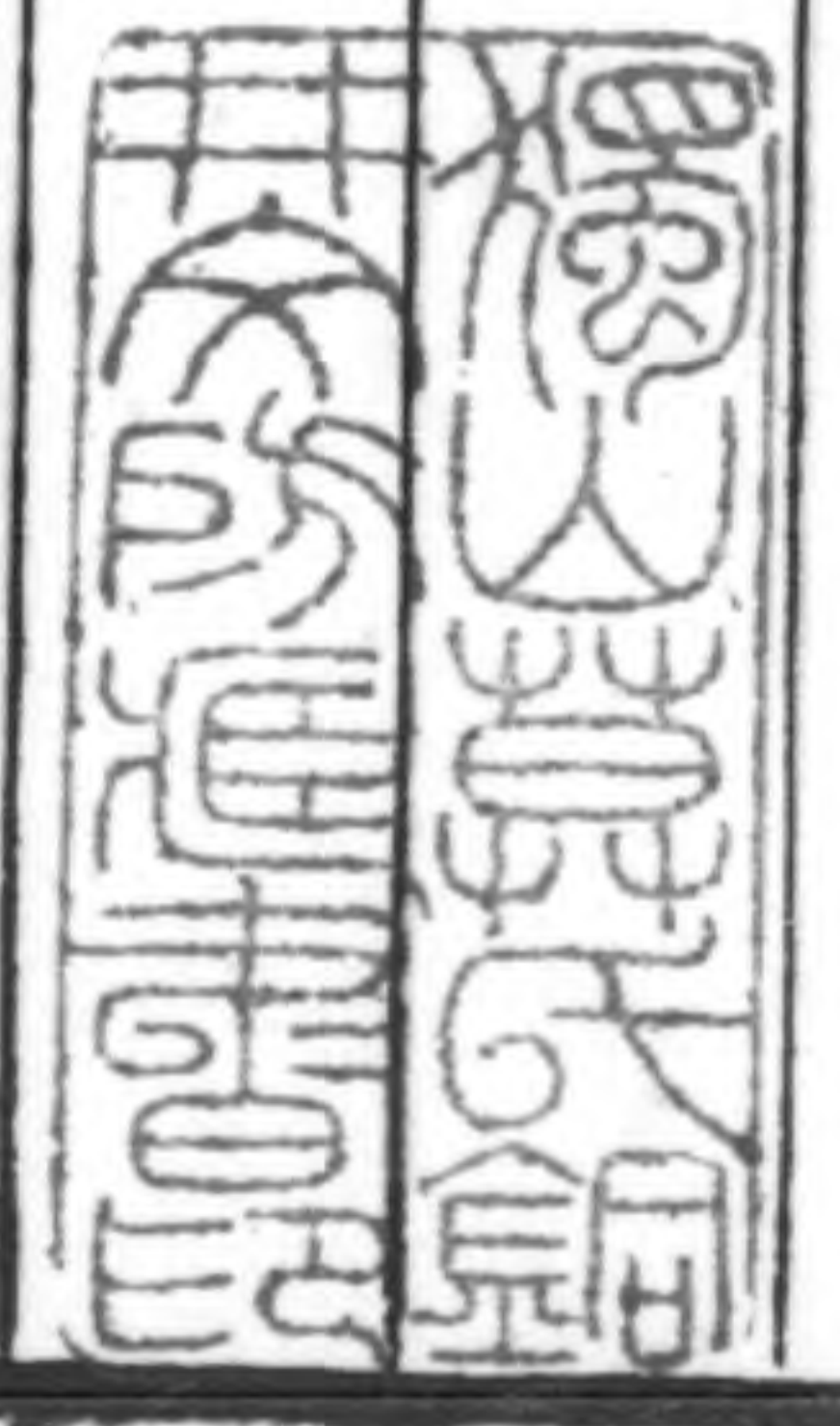
羅鄂州小集卷一



符命

帝統

歙程哲聖跋輯錄



孔纘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脫屣九五引聖
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迫於大耄
環顧岳牧莫釋厥負師用以舜錫協茲予聞猶使美典
揆事賓門納麓九男侍外二女侍內詢事考言越三十
餘載乃始稱天援歷俾陟元后不其遴歟迨重華再傳
率循堯志文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
群后之美歷世弗選亶推為上公奏咸舞章展其旂常
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敘而已
大物屢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顛羸蹶前世建國
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援旗仗劍為民請命自任厥力經
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尋繹氏姓推考荒絕上纂堯

帝數千載之遺緒雖天命循環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
何其爽耶由斯而言帝者域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
寶彼膺其號居其寶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為太祖有
運極而弗捨孰功成而先去故曰重寄不反盛德不辭
威覆一世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
家天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觀茲成事亦且量時度力
踵襲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施而
無報孰為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此之時豪
智並驚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隔闕於上嶽瀆離絕於下
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沙陀之種著冕旒黻日夜蹶
蹠呼天以求真主而藝祖出焉因軍民之心合夸夏之

四萬五千三
額順天革命市不易肆荆楚嶺蜀吳越江南奕世據土
圖王號霸之國順者理遣負固力服然後三先四鎮復
通為一其受命宏矣其為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
父子故能則思教得則思與矧所階之貴所就之富收
五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墜緒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榮
未盡享勞苦未盡息稟命哲母推功聖弟寥寥千載法
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繼之乃卒伐
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溢乎振古守位字
人以徯天命暨太上遭時之艱奮其威德以為祖宗復
故物弓矢纜戢俎豆畢陳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
逸功既成矣時既至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

春秋五十有五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
聞者莫不鼓舞咸知神聖之相與絕人萬億雖神器大
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久
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于二百載之後偉哉一
代之德相為表裏茂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也度德而
處至公也列聖待時至忠也復歸其統至信也明稱昭
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內丕應徯志以推遜者尚其仁
以報復者尊其諡武者壯其決知者是其計一正君而
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公以降稽首稱曰陛下至仁昭
事哲父以承太上之隆指今說尚書者皆言古無舜典
唯堯一典紀將遜之事謹徽克從之文乃踵嬪虞欽哉

四子字
舜州集卷一
三
之下巍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
度越前古用天下孫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蓋自堯
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再更百
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亦不盡聖哲
之應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于堯有光鴻名上壽
法皆應得宜撰日鏤冊敬上尊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
千古無所與遜且詔侍臣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
以為一策即今見事又書以為一策與上世堯典為三
垂之無極天子曰俞哉既親上名號并論藝祖太宗之
德為宋二典又誦之曰

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孰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天其

心不私其選不遲其予不疑曷戚曷疏唯德之貽有宋
受命越自皇武力兼四方劬勞以不處乃智厥弟而舍
其子世用伯考為宋世太祖列聖篤其慶天命是聽時
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于宸極
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共模有
施弗虛有忱弗愉祖孫繩繩不愆于初取物於寓有得
有否天下大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
慈其施不歸世復有堯為堯之為嗟堯與堯世不兼有
光堯之舉百聖拱手猗歟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世
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選遺俊戒面從欽鄰敬
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受命咸宜之

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在今矣
辭

寄遠辭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躊躇而屢顧子忽
背馳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勤我子守權與其益堅人情
豈其惡逸子慮我修塗之易倦粲高原與平隰子冰雪
凜其同踐山負石以當運子泥飛屐以相濺喜招招以
印涉子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子初不悟其已
遠亦既降乎廬阜子縣尹告以舟辦謀不主於雲夢子
果若大江之為限分渚陸之異遵子弟亦曰子將返試
涯閱於千颿子前車近其當鑒挾忠信以臨深子猶一

覘而色變愛我者于是而委去子吾然後知所恃之惟
天寧戒懼之遂忘子託命于南公之雞犬舍親戚與墳
墓子初豈以易芻豢抑甚珍其所懷子每欲棄置而未
忍行四方以經營子膂力猶幸其可勉荆又用武之國
子庶幾少施乎吾辯至天性之燥溼子蓋終身陋巷而
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為病子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
夫人之信此子歧子望之而不之見秋蘭何時其可致
子聊以報乎足繭

賦

鸚鵡洲後賦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福

處士比益成者遂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
送兄溢浦子背長江而旋反覽弔禍之新詞子惜吾行
之不遠漢數極而招盜子睨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
殺子羌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子懼天下之見議
嫁惡名於餘子子蓋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子曰
不能救猶有辭楊公並列而見收子可退託於不知嘻
量人其何淺子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揜子
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子知欲免其良難念
譖人者之不然子每投畀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子有
北變其貪殘揆處士之所至子實覽輝之翔鸞縱不知
其亦已子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子爭攘臂而

衝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子忍絕其交游之極歡卒首
難而快敵子嗟曾獨無肺肝均斗筭其何誅子吾將申
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子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
其身子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子并追詆其平
生絕天道蔑孔顏子果誰味為此鳴必隕滅其猶未厭
子乃今知忮心之慳於五兵意良史為可恃子略浮誇
而存高情攷終篇其何戾子紛笑號裸罵而相并因繁
城臣子之所記子又奚以異夫臺中之評儻遂信而弗
思子毋怪夫列之益成賴北海之緒言子配史魚之亮
正舍斯人其誰信子吾將按以為程嘉南州之博衍子
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鵬子屈既逐而為騷風流

遠以莫嗣子江漢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繼往子想駟駕
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子起風雅而相高方消搖於窳
廓子夫豈知俗議之徒勞此賦之辭言子而史之真
賦子鳳賦有物於此窮高處遠而眎聽在人舉動闊疏萬里若鄰
汎覽天下察暴與仁威儀皇皇文采錯敵百姓延頸頽
得以為賓天下無之則俗薄有之則化醇堯禹之功待
之而後信外臣不敏敢咨詢之公曰此夫被袞載律以
自喜者與形可繪而不可致者與閱歲千百不一當其
意者與凡類其形而聖人其智者與凌崐崙而不頓經
弱水而不溺處則一二動則萬億無道先去有道不匿

以正歷紀以名官職以調廟樂以書帝籍夫是之謂鳳
德

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淞水帶天邑於今如澗瀍言從發源處直到行闕前史
君儀曹郎省闡早周旋一行領輔郡奏課十郡先是時
新雨餘縱纜驚號蟬長河無六月解帶風中眠烏羽動
林莽馬門納雲煙村村老農出寒女一笑媯共談兩歲
樂米糧不論錢今日見史君史君正當年還能持節來
莫作長棄捐再拜不可留鼓聲催發船嗟我寄枌社弟
兄辱知憐宦游適四方從公倘非難農人實懷土欲見

無由緣唯因足襦袴長說史君賢

題賢女舖

在南康縣南

許嫁女始字昔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强委禽嗟
我乃翁愚棄盟欲重尋死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
彼寒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慙厚愧方在今正性不
負物臨流殞千金我來弔叢祠目眩寒潭深淒涼一川
上行客聞知音

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凌晨登鬱孤南走韶陽道封疆有申畫山川本懷抱公
行度塞嶺殘雪故未埽高情無南北反謂茲山小頃來
我嘗游亦覺山婿好前賢因遠謫我輩得幽討兩崖瞻

欲眩數樹攀且繞想公哦新詩千騎轉林杪衙冠候顏
色約束軍聲悄韶陽古名郡四十專城早重華已千歲
蒼石在雲表魚龍舞幽壑遺韻蓋可攷以茲供撫玩或
可薦壽考公餘亦時飲未用絕芳醪行行布恩惠正直
神所保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去國二千里叱馭良已勤到官一百日啜菽念所欣史
君豈常流早歲承華勛螭首有故步天香帶餘熏時清
省諫紙符竹亦再分屬者寇雖除遺民尚驚塵公來鈴
江右喜氣感三軍下擔見施設果蘇彫瘵群天姿夙已
高况復勇所聞屬縣但期約訟庭無放紛村團不識吏

處處飽羹芹生女戒勿怒減輸勸其耘惠術頗次第歸
心已鄉粉小子繆從師頗嘗待朝曛從容進逢掖慘澹
立紅裙中坐要娛客所陳金石文行裝遂如此何以充
棟斲人事與天意嗟予豈須云來携諫坡雨去開崆山
雲多公能摧剛聖處已策勲行藏吾有命所願不忘君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峨峨鬱孤臺下有十萬家喧呼隘城闕戀此明使車憶
公初來時狂狡嘯以譁主將失節度玉音為咨嗟一朝
出明郎繡衣對高牙持斧自天下荒山走矛叉光騰將
星魄枉矢失驚蛇氛霧果盡廓十州再桑麻恩令撰中
祕天筆有褒嘉辛氏世多賢一姓古所誇太史善箴闕

伊川知辭華誰歟立軍門仗節來要遮亦有救折檻叩
頭當殿衙英風雜文武公獨可肩差佩玦善斷割揮毫
絕紛葩時時有縱舍惠利亦已遐京西故畿甸傷塞聞
悲笳明時資餽餽豈減漢襃褱勿云易使耳重地控荆
巴三節萃一握眷心良有加古來居此人愛國肯雄誇
羊祜保至信陶公戒其奢安邊有成略此道未全賒公
今有才氣功名安可涯願低湖海豪磨礱益無瑕凌煙
果何晚猶有髮如雅

和汪伯虞求酒
君不見菊潭之水飲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此江穀紋
更竒絕投以麴米清如泉分甘正擬供低唱要築糟臺

四十一
須大匠詩人便欲醉千日歡伯僅堪陪一餉曰予此樂
未知之獨愛為餅居井眷因君飲興亦浩蕩夢隨驂駕
觴瑤池昔賢酒盡孤長吸大似竹枯還欲瀝明朝秀句
傳滿城笑指空樽臥牆壁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及

衆同官五首

天意欲為雨川雲出相望明時攬俊乂所立固無方少
小諷二南美此江漢鄉猥當興能職首闢較藝場群儒
悅寬簡浩蕩出文章方觀縱壑魚忽作搏風翔此去升
禮闈旋當對殿廊忠言動明主家國有輝光
鹿鳴首宵雅義取好賢深寥寥疑莫續工席有遺音詩

言君臣間不以位相臨如禽食苹水有酒方共斟從容
陳所好亦復有鳴琴庶使我冠者洋洋動其心願言解
子褐結綬貫華簪真心有相感千載豈殊今
昔在馮當世起家冠倫魁天衢躍羣龍轉見絕足才馳
譽塞四海致身近三台淒涼城東宅歲晚就蒿萊古來
用武地編簡委塵埃每見儒冠喜況逢賢路開祝君如
馮公決科亦崔嵬終身可師法正復在軻回

任子衆所許一鳴居上頭王高兩縣來選拔皆其九里
行張可貴月書蘇屢優向來不與虞頗從別駕游嗟我
愛群才不問薪與樵既為得者喜豈忘欲旁搜鼓篋五
百家要皆儒者流相期作鄒魯過是我何求

士有未就駕郡守身勸之君觀漢詔中有此勤懇詞由
來賢俊人出處每委蛇譬彼未嫁女深閨秀容姿施衿
有所適婉變終自持漢俗尚如此前世當可知勉哉策
名者不但好爵縻君臣有明良一本作明義行矣方自茲惟當
秉高節長副此心期

用左此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

游

班嗣不借書劉棻真好事慙君輟漢簡畀我充口耳胡
為有牽聯蒼石乃遭刑平生任公子百糈供釣餌坐令
天壤間厭此江海味君今效清癯我更覺軟美挾書擬
從游夢到沙頭市琴魚對客笑春華燼其心願言報
言未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下酌古共博餘容

江漢之會中具五民見異而遷乃喪厥真相彼樊山我
行所因有閑其壤問彼居人方時清明家自為稷其藪
其浸其動其植孰為使民有田不穡亦惟蒲魚恃此鮮
食歲運周回景躔西陸帝籍重開天顏逾穆耕事將起
毋荒遊逐凡我農官戒民宜宿戒民伊何美成在久譬
彼射侯則求其耦驅率慵墮轉緣南畝數耘疾收在而
心手農亦有書匪藏金匱盍耕如莘盍饁如冀桑蔭清
好濁醪日至已勤而食則無所愧勿謂此州遠連邊鄙
我疆西北盡其四履風雨順時日星循軌屢豐作頌以
致歸美

國亦四鄂州勸農

四万廿九
國有四民各分一職農次於士蓋尊稼穡日出當作日
入乃息用天分地以足衣食菖葉初生於是始耕務限
既入農事轉急禾當播種乘雨接溼高田大豆榆莢為
候三月區處油麻稼乘時當警竊圓葺牆宇蠶沙麥種
四月收貯開渠決竇以待暴雨月建在午秧苗入土女
工織作三伏炎暑七月芟艸燒治荒田大麥小麥上戊
社前禾欲上場九月塗倉緝績布縷十月多霜冬至埋
穀預試五種不宜者輕宐者則重臘月糞地治確雕桑
修治農器向春則忙四時之務展轉相尋既有常產當
有常心雞豚兼蓄棗栗成林我念此州土多冒占紛紛
剗請擾擾定驗雨澤空過失天之時生意不穀失地之

脂身力不出枉墮四肢於私無益於官亦虧耕既不深
難行根脈耘既不勤衆草之宅糞若不施穀不精澤拜
若不速風雨狼籍若能開墾處處良田若能灌溉歲歲
豐年古來開畎廣尺深尺長畎三條於中種植漸鉏隴
艸爬土畎中苗根日深耐旱與風又有區種與畎不同
方深六寸種禾一叢七寸一區勻如碁局區收三升畝
號百斛用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効驗如何凡苗
之長全在糞壤器欲巧便牛須肥健其或無牛以人牽
犁彼此換工惟在心齊游手浮墮譏笑父祖一時之逸
終身之苦稍識文字莫弄官方暫然得理不可為常勸
爾保身孝謹無辱勸爾居家省儉常足兄弟同心勿營

私曲年豐感謝休厭米穀官租未送莫嘗酒肉不尋閑
 事門戶清肅猶然不闕教子習讀漸入士類光元宗族
 歲時禮節親鄰往復孫曾濟濟所謂受福古有茅容雞
 供母饌自將野菜與客同飯張氏九世同居相愛官家
 親問寫忍以對郊公貧餒甥姪孤遺飯藏兩頰以活兩
 兒王丹在鄉親行農野多載酒肴勸賞勤者前賢所為
 可以為師美哉農者國之良民直道本業必養其親姦
 未必富拙未必貧地道無窮天有冬春筋力在己日用
 日新俯仰求人莫如求身

望梅亭

南安軍未至庾嶺有亭名望梅兄端翔權軍事時所作

節物重陽後風煙庾嶺頭休論梅子雨裁度菊花秋翠

壁堪橫絕幽亭勸小留謀生兄弟拙一一傷南州

送邕州吳使君

題輿裁赴日邊程便擁油幢鎮列城地望素高唐五管
 人才今似漢三明時清市駿非無意歲宴逢花好寄聲
 太學英名湖海氣此行持論要平平

次韻日涉園五首

虛靜堂

華堂清曠隔諠卑戶外春殘綠滿枝好鳥窺簷時下啄
 有人燕坐獨支頤合向巖泉料知醉狂重幽神無外味

息齋

世間誰號寂閑忙強健收身意自涼春去埽花時汲井

客來翦韭旋炊梁

丹桂軒

丹枝近歲出深宮
合向嚴宸伴晚楓
珍重幽軒無俗物
月中根撥日邊紅

茶巖堂

巖下裁經昨夜雷
風爐瓦鼎一時來
便將槐火煎巖溜
聽作松風萬壑迴

入木令瓜瓠

和韻市銀非無意
為與

山中果樹略扶疎
炎帝經中未盡書
聞道木瓜紅勝頰
露枝雲葉綴華琚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籍甚王文度
同儕意自親
方舟能送我
別駕苦勞人
屬縣應如律
山田向食新
荷花開幾許
老子舊凝神
有客裁相識
乖離又許時
不愁蓬轉遠
獨恨蓋傾遲
早薄江南地
青冥歲晚期
宦游妨意氣
直恐負君詩

題汪氏尊已堂

華屋成來有幾年
名因耆舊里中傳
未容極口論臧否
正欲虛心到聖賢
室有圖書人自好
門多車馬地還偏
邕州健筆人爭誦
姓字從今到日邊

次韻楚覺先見贈

奏事何能補帝聰
流年早已付天公
舊聞雙劍淪波底
忽有三刀入夢中
首出詩文為我賀
多慚憂樂與人同

如君孝友天應報飛鶴那應久在籠

秦車回聞寺簿燕客因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二

首

冠蓋追隨寂寞濱絕甘寬我未開身古來把酒持螯者
便作風流一世人

此物湖鄉價不論帶糟聊遣薦芳尊夢魂忽去浮清雪
喚撥漁舟倚馬門

酬寺簿錄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別駕游心到古初時將前輩警公餘異時治行傳青史
名字牽連倘得書

奉酬李叔勤知縣覓抹莉花栽長句苦製入韻

郢令風流太史家早知抹莉有奇葩生嫌衆色空塵滓
徧閱餘香見等差多謝珠璣來坐右好將根撥到天涯
蜀江紅紫紛披後初看東南第一花

次韻酬通判劉兄岳陽樓見懷二首

蓄納深無際憑臨勢易高青春關氣象白日散風濤有
野張軒樂何人續楚騷古來川浸在閑却漢陰樵

魚龍掀舞後渺莽記空庭地帶三苗闊山傳二女靈客
懷光水月詩筆妙丹青少作揚雄悔唯思草一經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質明悅洗動輕漪禮殿巍巍百世師伏几親瞻古人象
陪祠頗雜漢官儀詩書自可謀元帥俎豆何妨示小兒

春服詠歸千古意只今童冠可無詩

賈即神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素餐深覺愧漣漪后稷句龍實吏師平土至今猶有賴

配天在昔蓋多儀操豚底用勤巫祝餉黍行看媚婦兒

海內和平頌聲作登歌還有載芟詩

理乘神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冀得致

蓄然無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有倡和之篇二首

湖邊飛蓋欲誰同治行人思舊弱翁行樂未饒漆水女

詠歸應有舞雩童閩山影浸煙雲動滄海潮連浦漱空

欲識元侯疏鑿意君王勤儉正卑宮

南方春早凍先融荷香趨時小異同要使齊民知水利

亦如前哲變文風四時鏡淨登臨美萬頃雲垂灌溉通

嗟我一麾江漢上慨然歌歎似南豐

詩餘

水調歌頭

中秋和施司諫

秋宇淨如水月鏡不安臺鬱孤高處張樂語笑脫氛埃

簷外白毫千丈坐上銀河萬斛心境兩佳哉俯仰共清

絕底處著風雷問天公邀月姊媿凡才婆娑人世羞

見蓬鬢漾金罍來歲公歸何處照耀綵衣簪橐禁直且

休催一曲庾江上千古繼韶咳

羅鄂州小集卷一

林林一曲歌五七千古繼諸刻

皇華初起入心真東來歲公朝何處照駢駢不警素禁直且

然風風苦風雷 問夫公燧民救救只木變變入對蓋

者我口亦千六坐土殿何萬指山飲西封於前於共前

特半取以木且勢不受皇皇亦高亦樂亦樂亦樂亦樂亦

水而增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此是 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

此是 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

此是 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上集

羅鄂州小集卷二

歙程哲聖跋輯錄

論

湯論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者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為誥曰天生民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

四子名
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
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
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忻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
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
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為足於其心而
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
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寘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
以此為懼且夫湯之為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
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
間猶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
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蓋君臣長幼天

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
能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
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為盡鳴
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為天
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
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
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
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
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難不竦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
萬國方相與向己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媿之地
託於後世之將議已以為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

四
方
考
三
為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已者適所以重
己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
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
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
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漢之作於周
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慚猶不掩也此豈
嘗試言之而偽為之者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
後世惟聞其慙也則以湯之德為未至然後為湯者得
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蓋嘗言之惟
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
動始為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

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為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
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
假之為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已為聖人不復加擬議是
以躬設為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
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
慙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慙而不知夫所
謂慙德寂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弘
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為
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說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

議

充國等為國宿將欲啓邊隙相為丞相諫而止之職也
 末乃勸其主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此何為者哉夫
 三侯者非通知古今有遠慮也又非素宦於外習邊事
 也特人主左右親厚閭閻之臣云耳何見而議之身為
 宰相見上意之不見聽也則引左右外戚以為助可乎
 吾考之蘇武傳此三人者與相及丙吉號為皆敬重武
 此其趣向蓋亦偶有合者要之相有附之之迹不可以
 為法蓋相之始進因平恩以奏封事奪霍氏權因是以
 相平恩侯入第蓋司隸後至平恩蓋不悅也司隸自以
 我酒狂魏侯顧笑以為次公醒而狂蓋以媚平恩也相

與嬉笑之云爾若乃其情則猶有憚於司隸者故必笑
 而後敢言人情不相遠千載猶可見也此論朝廷大事
 而必質與外戚與谷永所謂願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
 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者何異卒使許
 史盛於元帝之世者未必非相啓之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功利之說興千餘年矣使仁義之說不得行乎其間者
 是說者為之蔽也人莫不徇於趣利而國莫不銳於有
 功功成求得而志足矣尚何以仁義為哉夫彼固未知
 仁義之為何物也使世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
 內外各以其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物各得其宜而

四民各致其用則彼之所趣而就者孰有過於此哉顧
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於學既不足以知之其小者則
懼為仁義而喪吾之所求而其甚蔽者則又以為仁義
之不足預於此也蓋數千年之間能辨其說者孟子與
董生二人吾嘗反覆伏讀而不忍舍也二者所從言異
若乃惠王困於屢敗之後其平居客氣沮喪盡矣故少
屈聽於孟子之言而特恐不得其所欲故孟子以為仁
不遺親義不後君仁義得而功利隨之所以慰夫貪懦
者之心若董生則不然彼易王者帝之兄自其幼時以
擊吳功賜天子旌旗驕奢好勇故以泄庸種蠡滅吳之
功而欲以為三仁蓋以自比云爾彼挾其功利之說以

臨我而以吾儒之無所出乎此故仲舒以誼可貴并功
利而棄之使仁義之說明於世功利誠亦安足計哉故
仲舒之言為誠言非有激而言也故莫備於孟子之言
莫徑於董生之說有國者得二說而參之亦庶幾矣

壽王議周鼎

嗚呼人君之趣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
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建皆見譏前世武帝適
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
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歆美其名不
樂其說而遽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為稱頌之
語以為上天報況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

然稱善又從而賜子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
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
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
烏得不勸哉

孝文遺詔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為也嗚呼無父烏生無
君烏以為生凡教之育之訓之闕十一字蓋父能生之而所以
長養覆芘司牧而整齊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
犯者皆積於君上也然常人之情習見於父子之親至
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
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

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自帝堯
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
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舉喪禮而廢之使其臣子
於君上曾無期月之恩夫分益嚴則疎而短喪則臣子
之恩薄分益疎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
情義而以為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劫於威刑服耳威
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
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
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
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孝
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所宜革也

問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

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餼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攷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

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

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漑率六宮之人共染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九屬以時御敘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于后則嬪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為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漚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敘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內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

一月而再見其為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為接見之疎數故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與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

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考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緡之語則是并夫人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為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

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又六人
 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
 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
 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為法詰限長并夫人為正也
何或曰昏問之變五入於三人去六於曰泰於歸女正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
 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以美其容也責其成為壯
 而後昏非以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
 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
 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三十者期
 至於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太為之期

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
 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
 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
 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
 寧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
 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
 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已上而嫁毋過二
 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
 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
 於魚祭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
 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為無

暇按其年而為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為十九而娶
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為也若
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
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
闕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
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為是也曰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
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故荀子曰霜降逆女
冰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為期又曰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
之至於是年者各為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

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
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
之無夫家者官為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
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
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
多因於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
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
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
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
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禮
孰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者也不

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
 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
 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雁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
 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雁大夫之摯
 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鶩無常
 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
 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
 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舉國之文不虧可羞姑沐來平林春之月同察異女
 羅鄂州小集卷二而野異女不歸却也難而至來平隕

